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7/55
6 March 198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智利的人权问题

智利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任代表1987
年3月3日致主管人权事务的付秘书长函，
转交智利政府对联合国专题报告员提交给人
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的意见

我荣幸地提及智利情况专题报告员 Fernando Volio Jiménez 先生指交的题为“智利的人权问题报告”的报告。

Volio Jiménez 先生在报告中就智利人权情况对智利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指控。我国政府已注意到此报告，在本函附件中作了答复。

由于 Volio Jiménez 先生的报告是人权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因此，如蒙你以同样方式对待我国政府的答复，并将其作为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我将不胜感激。

智利常任代表

Luis ESCOBAR 大使（签名）

附 件

智利政府对联合国专题报告员提交给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的意见

一、导言—总评

智利政府荣幸地对专题报告员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关于智利的人权情况的报告提出意见和评论。

首先，有必要再次声明一项基本要点，即人权委员会对智利采取的程序继续是特设性的，即是选择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委员会所遵守的正常程序，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503(XLVIII)号决议所规定的程序，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恰当理由的。

因此，对智利采取的特设程序在根本上受到了质疑，因为它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一个人去处理决断，不论这个人有多么了不起。

虽然智利政府保留自己的立场和异议，但它仍与现任专题报告员 Fernando Volio Jiménez 教授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因为虽然它与专题报告员有某些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但它认识到专题报告员的态度是严肃和正确的，特别是他对人权的关注是正当的，没有其他用心。

本文所载的意见不限于智利的具体情况，因为智利政府坚信，以特设方式来执行这些程序不会在任何方面促进人权事业，反而会在实际上大大损害这一事业。

有些国家，具体地说，如墨西哥、古巴及其他国家等，其尊重人权的记录并非一清二白，却扮演了检举和审判其它国家的角色，这种行为难道是可以接受的吗？正是墨西哥这个国家竟然针对智利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有些国家从来没有与国际人权机构合作过，但却企图把他们自己没有做的事情强加在他国之上，这种行为难道是可以接受的吗？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对人权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但有些国家却一面肆无忌惮地怂恿和扶植恐怖主义，另一面又扮演了检举和审判其他国家的角色，这种情况难

道是可以接受的吗？

有些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不同于他国，其立法也规定了一些在他国看来是残忍和过分的刑罚，但他们却又装模作样地审判起他国来，把他们自己不执行的准则运用于他国，令人啼笑皆非，这种情况难道是可以接受的吗？

现存机构矛盾和不合理的方面还有许多。可概括成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即：当智利这样的国家尽最大努力进行合作时，即使在采取特别程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如专题报告员自己承认的那样，现存机构的反应却是更严厉地批评我匡，彻底否认我们有任何进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专题报告员编写的报告。因此，我国在受到这种待遇后有正当理由发问，合作究竟有什么好处，合作与不合作究竟有何区别？

对上述这些问题，可在专题报告员的报告中找到答案（第5段），他在报告中写到他建议：

“智利政府应力求克制愤怒和失望情绪，因为政府的态度最终将会被更好的理解，将来人们只会根据结果，也就是说，只根据它在设法有效地保护人权方面的进展的程度来予以评价。如果这种进展作为一种持续的政策实现了，则任何对这些进展不加考虑、反对智利政府的其他立场将没有人听，也不会有人相信，因为这种立场是不客观的”。

这段话含义深刻，无需再加以任何评论。

然而，仍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未得解决，即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致使歧视、不公正甚至荒唐的事情得以发生，价值观念被彻底颠倒。

答案是既简单而又使人伤心，因为对许多国家来说，人权本身已不再成为一个目标，而已蜕变成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这些目的永远是政治性的。

人权委员会必须抓住时机，对这一使人伤心的反常现象作出反应。不然，它无疑将重演其他一些组织的悲剧，这些组织正是因为软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一性质的问题而以瓦解而告终的。

智利希望一如既往，继续在同样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如果我们继续受到

偏面的、不公正的和带上政治色彩的待遇，我们无疑将难以坚持这一立场。

二、对报告的分析

第一节. “导言”

专题报告员在该节中概述了上届联大对该问题的审议；概述了他提交给上届联大的报告；概述了智利政府对该报告的说明以及关于他第二次访问智利的协议的协商情况。智利接受了专题报告员的访问请求，即使当时他的职权范围并没有包括这一访问。

在谈到报告的主题事项时，第二节在“专题报告员的活动”的标题下，详细并全面地评述了智利政府根据专题报告员的请求提交给他的材料。

报告对智利政府根据其宪法改革方案正在执行各项立法和行政措施作了切实和客观的评述，这些措施也符合专题报告员的建议范围。

报告还指出了专题报告员本人当时所作的说明，其中特别提到了特别状态和新闻自由。

专题报告员指出，他通过人权中心秘书处继续收到个人提出的各项请求，他们请他与智利政府交涉，对受指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补救。他报告说，智利政府总的说来是满足了这些请求。关于这同一问题，专题报告员还接到通知说，智利政府正以十分关切的心情审查新的类似性质的请求。

在该段以及其他段落中，专题报告员对智利政府保持合作态度多次加以积极的评论，甚至还说这一态度鼓励了他的工作。关于他对智利政府对联合国的反应感到失望和愤怒所作的评论，上文已经提及。

这一进行充分和诚实的合作的态度，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由专题报告员作为个人所具有的品质促成的，但它并非是绝无仅有的。智利一直与在此领域承担责任的各个国际机构进行合作，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这一合作使它们感到满意，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保持了我们的原则立场，拒绝接受选择性的程序。

第三节, “对继续侵犯人权的控诉”

在分析这一节之前,有必要对报告中几个不够明确的概念下一个定义。专题报告员指出:

“本节所载资料是专题报告员从有关人士、他们的律师或智利各人权组织收到的法律文件或具有同样可靠性的文件。这些资料是关于1986年下半年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指控”。

因此,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应该是,在这一情况下可依赖的是控诉的材料来源的可靠性,而不是控诉内容的切实性,正如“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一词所表明的那样。作出这一澄清,是为了消除此方面的任何疑虑,并为了确保这些控告并不仅仅因其记录在案而被视为是正确的。

专题报告员把这些控告转交给了智利政府,明确让它作出答复,这就是下文的意思:

“提及这些指控并不妨碍智利政府将任何有关调查结果转交给我。……我希望智利政府迅速的答复将消除我的忧虑”。

在此方面所一贯遵循的程序是,政府就每一项记录在案的控诉对专题报告员直接作了答复。在此次交涉中政府正是这样做了。专题报告员将对答复作出分析,此后他即能够发表他的意见。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必要对一些控诉作一些评论。

总的说来,这些控诉采取了同样一种格式,其目的是为了转移提供证据的麻烦,把仅仅受到肯定的东西当作证据来提出。有些控诉是毫无意义的,只要稍稍阅览一下就可看出,但控诉的件数之多,初看起来很明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中有个别案件在智利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 Rodrigo Andres Rojas Deneri 和 Carmen Gloria Quintana Arancibia 的案件，这两人在1986年7月2日与军方巡逻队的一次遭遇中严重烧伤，致使前者死亡。这一案件值得特别提一下，因为人权委员会听取了Carmen Gloria Quintana 小姐的证词，对此有必要作出以下的澄清。首先，关于案件发生的情况：

1986年7月2日，在智利，特别是在圣地亚哥，爆发了一场美其名曰的“和平示威”。极端分子借示威之机对生命和财产犯下了各种形式的暴行，当时其公然宣布的意图是动摇政府，制造混乱，以便打乱或制止政府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进程。这一局面要求政府采取特别治安措施，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结果，示威严重升级，致使国家难以管理。

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即找到了正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的专题报告员本人，并通知他说，除了涉及上述人员的事件外，当晚在圣地亚哥还发生了32起用火器袭击军队巡逻队的事件，致使7名士兵受重伤。这一事实专题报告员本来也应该记录下来，以使报告更加如实。

以上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情况，目前该事件正处于调查之中。

至于事件本身，如果要从实际情况来了解它，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即造成伤害和死亡的燃烧弹是由这两个人所携带的，其明显的意图就是使用这些燃烧弹，换言之，就是伤害第三方；现在具体调查的是起火的原因。这一点已为受害者的律师所公开承认，凡是真心想对事件发生经过有一客观了解的人，都必须铭记这一点，这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目前我国法院还在对案件进行审判，并在最近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进展，专题报告员已接到了此方面的报告。这就说明，国内的补救方法还没有被用尽，远远没有被用尽。既然只有在国内补救方法全部使用后，才能诉诸保护人权的各项国际程序，人权委员会接受上述证词是为时过早而且是不可接受的。在此方面，只要对该案件稍加客观分析，即可看到，审判是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而且法院已经接受了原告律师所提出的一切请求。因此，定罪量刑的事应该由我国法院来决定。

当 Quintana 小姐准备在人权委员会发言的消息在智利传开后，许多其他的恐怖主义行为幸存者也提出了请求，其中有些更加委婉动人。然而，犯下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正是那些信奉与 Quintana 小姐十分接近的意识形态的不良分子。专题报告员本人在报告中提到了一起案件，即 Rosa Rivera 夫人案件。当时她正在孕在身，在遭到一枚燃烧弹的袭击后，因烧伤而丧生，她的案件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了。许多无辜的平民和武装部队成员遭到阴险的谋杀，他们的遗孤遗孀都可以来到这里，详细作证，从而占用委员会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智利不希望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因为它认为那样会降低委员会辩论的重要性。但当专题报告员第二次访问智利时，他将有机会接见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正如专题报告员本人指出的那样，恐怖主义给我国带来的这些暴力行为，已成为恢复民主的最大障碍。

如果我们要对这些问题采取客观的态度，我们就必须理解到，受害者是不能分成一等受害者或二等受害者的，所有的受害者都享有人权，都应受到同等的待遇，对某些受害者予以关注，而对其他的则视而不见，这是不公正的。

专题报告员还记录了谋害 Nattino、Guerrero 和 Parada 三位先生案件的审判情况，明确指出被控卷入该案件的警察部队已正式请求最高法院下令不论后果如何继续进行调查，从而拒绝了调查法官有关停止调查程序的命令。

这一章节还记录了有关虐待被捕人员以及剥夺其法律保障的控告。这些人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被控秘密输入武器（外界指出，这是近年来在本半球上最大规模的武器输入）和图谋谋杀总统，致使五名总统随同人员丧生，而这些随同人员也

享有人权。应该指出的是，罪犯使用的是十分现代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是秘密武器输入的一部分，但迄今只发现了其中一部分。

不久前，极端分子在装配一个威力很大的炸弹时引爆了炸弹，由于这一事故，在圣地亚哥的市中心再次发现了一大批同样来源的私藏武器。

等到专题报告员再次访问智利时，他将会见正在审讯这一案件的法官和被捕人员的辩护律师，届时将能发表结论性的看法。然而，专题报告员将要记住，当这些事件（私藏武器和杀人害命）发生时，智利政府已向他表明，所有这些被捕的人无疑都将声称他们受到了非法的压制，因为这是恐怖主义分子在被捕时所一贯使用的伎俩。

关于那些所谓的非法压制的指控，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根据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达成的各项协议，受害者可直接向红十字委员会汇报这些事件，委员会可利用它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医疗检查，从而为防止发生这样的事件扫除了障碍。此外，所谓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以及任何其他人均可向法院和内政部咨询委员会汇报这些事实，内政部的咨询委员会是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题报告员在访问智利期间将有机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交谈。

此外，报告在这一章节以及以后各章节提到了有关指控政府对于天主教会机构（the Vicaria de la Solidaridad of the Archbishopric of Santiago）进行骚扰的报道。在不影响提交所有有关文件的情况下，我们通知了专题报告员有必要对“骚扰”一词和“起诉”一词加以区别。该天主教会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予以承认，虽然它所主要关心的是某些受害者，而对其他受害者则视而不见。事情发生的经过是，当该机构的任何一名世俗会员犯罪受到指控时，具体说来，在因隐藏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而受到指控时，法院是向这些人发出传票，而不是向该组织发出传票。在司法调查期间，法官要求该机构的某些身居要职的人作证，根据法律，这些要人作为宗教上的领导人物可在他们所选择的地点或在法庭上作证。总而言之，法院将决定应该采取什么程序，而政府将遵守法院的决定，正如它在过去所一贯做的那样。

在此方面，作为驳斥专题报告员指控智利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的结论的步骤之一，应该指出，只要作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就可以看到法院通常并不接受政府对具体人员提出的申请，并且我们不妨重复，政府一贯是遵守法院的决定的；至于数据分析，专题报告员在访问智利期间将能得到确切了解。同一章节中所提到的一个案例即可说明上述情况。这一案件涉及 Juan Pablo Cárdenas 先生，他是《分析》杂志的编辑，政府因他屡次侮辱总统而对他进行了起诉。在一审法院，法院判定 Cárdenas 先生应予拘留，须在狱中过夜。然而，该案件在上诉时被撤除。Cárdenas 先生最近参加为攻击智利政府而在巴黎召开的一次记者大会，但这是在案件通过上诉被撤销之前。由此可见，指控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及其严格的运行方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事实上在智利法院只有两次作出了死刑判决，而这两次判决是民事法院对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治安和警察部队的人员作出的。

第四节。报告的结论

在本节中，报告员非常明确地重申了智利政府提供的合作，并也注意到，一直未发生失踪案件或限制居住的行政措施，自从十月以来未发生对住区的进一步大规模袭击，戒严状况已被解除，其结果是积极性的。

在有关体制改革进程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中，专题报告员指出：

“29. 通过与选举过程以及与恢复民主正常化有关的、具有宪法地位的各种法律的工作，在过去6个月内一直在加速进行，在编写本报告时（1987年1月30日）的情况如下：(a) 选举裁判法：已生效；(b) 选举登记法：已生效” * (c) 地区选举裁判法：已生效；(d) 政党法：已由执政委员会批准；(e) 国家议会组织法：待制定。

* 登记过程于本月25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始。

“30. 在恢复代议制民主，从而建立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保护人权制度的道路上，上述选举办法本身就是向前迈出的特别显著和重要的一步。而且，如果要产生智利民主人民所期望的结果，这种立法活动就应当能够检验该国政府和所有公民恢复代议制民主的政治诚意。俗话说，“百说不如一干”。随着政党活动的开展，人民对充分民主生活的希望和要求表达将对目前主宰全体智利人民命运的体制机构的改革能够积极、坚定、和平地进行下去提供一次良机。毫无疑问，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为了保证争取充分和持久的民主体制的运动不至中断这一人们所期望的主要目标的实现，各政党将会引导和动员公众舆论。”

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就不需要再作进一步评论了），报告员在第31段中指出：

“制定选举法的工作引起了智利人的兴趣，对各反对派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对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人们希望，更广泛的对话将是一种防止暴力的解毒剂，暴力阻碍着和平地、紧迫地和负责任地恢复代议制民主的进程。”

智利政府完全同意这些看法。体制过程正如已经叙述过的一样，一直在根据宪法制订的方式加速进行，并正如已经宣布的一样，还伴随着对与民主党派进行认真的和建设性对话更充分的意愿，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是国家克服紧张和暴力气氛的唯一方法，那些完全想毁灭体制改革过程并使国家陷入内战的人制造了这种气氛。

报告的第32和33段列出了为结束暂时无法进入国家的智利人的问题，即通常说的流放者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专题报告员已经得到最新的情报，其中包括新增加的已接受重新审议决定的1000起案件。报告员在访问智利期间将得到有关这一程序的执行的详细资料，并将能够当场提出意见和建议。应强调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现在已达到最后阶段。

在其后的第34和35段中，报告员提请人们注意警方和保安机构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缔结的协定的特别重要意义，因为这些协定“毫无疑问，是实际实现违反

协定宗旨的改革的有效手段”。在这里还可以说，报告员在访问期间可以从红十字会寻求最新资料。

前面一些段落中所载的、想必已经得到报告员承认的事实证实了智利政府进行体制改革工作的愿望和非常明确的考虑，体制改革将会使民主全面恢复，也证实了智利政府防止任何过分行为发生的愿望和非常明确的考虑，因为任何过分行为都是首先必须加以反对的。换句话说，一个广泛的过程正在充分进行。

然而，报告员却说，尽管有这些成就，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的确，在这些问题上，在智利和在许多其他地方，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以至政府永远不会完全满意，但现在有必要指出报告员的许多错误的评论，毫无疑问，是根据他从反对派方面得到的资料做出的。

提供给他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86年期间智利总共有7019人被捕，这个数字只能引起关切。但是，简单的分析表明，情况不是这样。每一年，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在街上都会发生事件，引起违反规定的行为，导致对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正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智利的治安部队进行了干预以制止这种行为和逮捕那些现行犯。被捕者只在有限的时间内被拘留，拘留的唯一目的是要弄清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并在必要情况下，将他们移交给有关法庭实施必要的惩罚。这些人的绝大多数——6600人——立即被释放，而其余的人将受到审判，但多数也获得保释。的确，报告本身指出，“被拘留者中的418人正受到调查，并正被监禁”——从这里可以得知其余的人已被释放。

然后报告员记录了使他特别震惊的两起暴力行动。第一起是不明身份的人对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圣地亚哥办事处的袭击，他认为，这证明了“正在智利进行活动的私人邦派的极端危险性”，而至今为止还未为制止他们做任何工作。

智利政府也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并已将调查工作的进展通知了专题报告员。在这方面不妨提及，一旦发生袭击，反对派成员总是指责政府应负有责任，指控说这是企图威胁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是为那些暂时被禁止进入国家的人工作的。这种指责是经不起审查的，因为正如报告员本人指出的那样，流放者的

问题，也因为智利政府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合作协议在过去两年中已生效，其具体目的是在现有的法律构架内为在获得批准后返回国家的人提供合作。就此问题已为专题报告员提供了详细资料。所以，政府在其自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是愚蠢的也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正如至今为止进行的调查工作所清楚表明的，有足够的理由证实损害政府形象的政治计划的存在。

使专题报告员震惊的另一个严重事件已在本文件中提到了，但是引证一下报告员的原话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不明身份的人对 Rosa Rivera Fierro 夫人，一位卑微的公民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当一颗燃烧弹扔进她所乘坐的公共汽车之后她由于流产与她的第一个孩子一起丧失生命”。

在这方面应提到的是，那些如此重视其他案件的政治、教会、外交、人权或其他方面代表，没有一人去医院探望或参加葬礼；除了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一袭击之外，他们普遍保持沉默。这就是早些时候所说的关于第一等和第二等受害者的情况。

智利政府现在必须处理它坚决反对的专题报告员的说法。报告员在第 4 4 段中说，“总的来说，报告员认为在智利的人权情况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和令人鼓舞的迹象，这些迹象可能将会减轻智利人不得不承受的危险，因为该国的政权不是一个民主政权”，又说，这种迹象似乎证明了政府方面的新的政治意愿。

专题报告员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这种意见了。在正在审议的同一份报告的关于建议的一节中，他说到，虽然政府正在作出积极行动，它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特别是由于特别状态的执行，其非民主的性质阻碍了它所从事的任务，又说，他相信他将能够在他与政府官员的会晤中深入讨论这种情况。这如果不是自相矛盾的话，也是欠考虑的说法。

首先必须指出，自从智利政府开始与专题报告员接触以来，就一直向他强调，智利正处于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正在采取立法和行政步骤，其具体目的是在智利充分恢复民主制度。换句话说，从来就没有被否认的是，正在采取措施以恢复民主，民主的存在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不是由于本届政府的行为，而

是由于其上一届政府，所谓的人民团结政权的行爲造成的，该政权造成了智利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崩溃，这是由于它的无能和由于它接受对于智利人民的传统来说极为陌生的极权主义理论。

此外，专题报告员本人也不断指出，恐怖主义是对政府重新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的最大障碍。正是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持续存在和毒害才有必要继续实施特别状态——这无论如何，在智利是一直存在的（以及在其他国家，特别状态得到非常严格的实施，尽管它们在某些地方长期持续下去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

简单比较一下一直在智利生效的各种宪法就会清楚地看到：特别状态几乎由所有统治过智利的政府，特别是人民团结政府实施过。

如果政府不这样做事情会容易得多，但是如果已证明大量的、威力很大的武器从古巴和其他类似国家进口，而其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血腥内战，如果生命和财产不时遭到袭击，如果有人企图制造丧失理智的暴力气氛，那么不管是什么政府都没有其他选择，而有义务采取措施以维护秩序和安宁，这从根本上就意味着人民的人权。

另一种缺乏根据的草率说法是，表达意见自由在智利受到限制。自从消除戒严状态以来，智利一直有着充分的表达意见自由，其程度当然比竟敢批评智利的许多国家大。例如《今日》、《分析》、《事业》、《自行车》、《马波乔堡垒》、《团结教区公报》、《信息》、《起义者》等一类自由发行的杂志，其中许多杂志每天污辱政府，所使用的措词毫无疑问是人权委员会许多成员国所不能忍受的。一份由基督教民主党支持的期刊，《时代》，将从本月开始发行。正如报告员所得知的，全国还有42座反对派广播电台。尽管这一情况鲜为人知。最后，在这方面，在政党法和在已修订的关于电视本身的立法中制订的有关电视的新的法律准则根据政党法条款为各政党保证了不同频道的播放时间。

为了全面评价报告员的报告，除本文件中已进行的客观分析外，现在还应重申，虽然报告在力求客观方面有了值得称道和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仍有改进的余地，以便充分认识智利政府。但是，智利政府相信 Volio 先生的杰出品质，他的正义

感和现实主义。

尽管存在着国外指挥、协调和资助的恐怖主义运动，存在着使智利政府受严重打击的世界萧条的影响，但政府没有中断其体制改革的工作，也从未背离宪法，而宪法不仅限制它的权力也限制它的任期，这与其他一些不恰当地称为“人民的”民主国家不一样，这些国家谋求永久的统治，搞什么“体制革命”，实行一党统治，从上而下强行安置职位并加上冠冕堂皇的头衔。现在该是这种荒谬的闹剧结束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做只会损坏联合国的威望。

第五节。建议

应该指出的是，本节中所包括的许多问题都由报告员在前几节中提到了，特别是在结论中。因此，我们将不提及前几节，而只提及至今还未讨论过的问题。

报告员重复说，尽管“智利政府在人权领域已经采取建设性的和值得称道的措施……，任务还远未完成……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应继续采取这一类措施，不言而喻，政府已认识到这一点并将继续完成在体制问题方面的任务。

但是，令智利政府感到鼓舞的是，联合国专题报告员客观地描述了正在采取的措施。很明显，正如报告员自己指出的那样，仍然需要做的工作直接与体制过程有关。为此原因，政府与报告员一起促请所有民主人士参加这一过程，换句话说，在选票上写上他们的名字，以便在政党法案不久后生效时建立政党，并参加关于即将进行的立法的讨论，立法草案将要发表，这样可以集思广益。在这方面，将适当考虑关于国家议会组织法的建议。

我们还共同呼吁政府和公民一起结束暴力和恐怖主义。

以上是智利政府希望就专题报告员的报告所作的主要说明。智利政府相信，人权委员会将会把与人权没有直接联系的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放在一边，采取比过去更加客观、谅解和鼓舞的态度。这样它就能为它所从事的事业作出贡献，这也是智利合作的原因。